

第十五章 太子駕到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好曲，好詞。”範若若微笑歎道：“桑姑娘的歌藝果然不凡。”

桑文得到京都頗有才名的範家大小姐稱讚，心滿意足，微微臉紅行了一禮。

“冬景春寒，倒讓這炎炎夏日也清爽了些。”林婉兒也點頭稱讚。

範閑在慶國十六年，卻依然不怎麼喜歡聽曲子，倒時常懷念前世時楊宗緯的歌聲，想到楊宗緯，便想到前些日子常常來範府拜望的賀宗緯，眉間皺了皺，他無來由地討厭那個才子。

不過桑文姑娘曲子裏的“忽相逢縞袂綃裳”一句，卻惹動了他的某些心思。縞袂綃裳便是白絹衣袖、薄綢下衣，如白梅般素淨，而當初慶廟香案之前，他與婉兒初逢之時，婉兒穿的不正是一件白色衣裳，如同一枝素梅般？

隻是那枚寒梅卻多了些雞腿的香火氣息。範閑下意識往林婉兒望去，卻發現她也正望向自己，眼光一觸，範閑微微一笑，林婉兒微微一羞。

葉靈兒如今雖然早已承認了範閑的本事，但看著這暗波蕩漾的一幕，一顆芳心卻不知怎的依然有些不舒服，咳了兩聲：“我不大喜歡聽曲兒。”

範閑笑了笑說道：“看來葉姑娘與我一般都是粗人。”他自承粗人倒罷了，這話卻是將葉靈兒也拖了進來，其他的兩位姑娘家忍不住都笑了，連本來有些怔怔的桑文都忍不住掩嘴嫣然。

此時山堂裏隻有他一個男子，身邊坐著妹妹和婉兒，葉靈兒坐在婉兒旁邊，盡是淡淡少女氣息，這種感覺讓範閑感覺很好。大歎此生不虛，此行不虛。隻要不是柔嘉郡主在身邊就好。範閑有些害怕地想到，少女乃是人世間最美妙的存在，但如果是小女生老用看著十年後老公的眼神望著你，那就不好了。

便在此時，桑文姑娘忽然鼓足勇氣檢衽一禮，對範閑輕聲說道：“小女子冒昧，想求範公子辭句。”

京中藝人，拚的便是排場，也拚擁躉的層級，看聽曲兒的是王爺還是國公。可拚到最後，還是拚個實力，就是詞曲唱上的功夫。這位桑姑娘能夠被郡主和範家大小姐同時瞧進眼裏，自然是頭等人物，日思夜想便是好曲好詞，今日機緣巧合，遇見了京都詩名大噪的範公子，也由不得她矜持。也不顧雙方身份高低相差太大，勇敢提出了這個有些冒昧的要求。

範閑一怔，身邊的林婉兒和妹妹卻已經嘻嘻笑著讓他寫去。連葉靈兒也睜著好奇的大眼睛，想看看他究竟能有怎樣的句子出來。

範閑被煩得無法，隻好進了裏屋，鋪紙研墨。範若若早已很有默契地坐到了書案前提筆等待。原來範閑竟然隻是個書僮的角色。跟著進屋的三女看見這一幕又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“妹妹的字要好些。”範閑略帶尷尬解釋著，雖然他在澹州時練字也算勤奮。但到了還是不如妹妹的字漂亮，所以幹脆讓賢。

不一時，範若若就用絹秀的小楷將範閑念的幾句詞記了下來，桑文初聽之時，已經是眼前一亮，待緊張接過這張紙後，細細品讀，更是大喜過望，朝著範閑就盈盈拜了下去：“桑文多謝範公子贈詞，大恩不言謝。”

林婉兒與範若若也是連連頷首，認為範閑寫的這詞當得起大恩二字。桑文若譜好曲子，將這詞唱遍京都，隻怕又有幾年的好韶光去。

範閑今日抄的是湯顯祖的那段妙辭：“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。朝飛暮卷，雲霞翠軒，雨絲風片，煙波畫船，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。”

他看著諸女陶醉神色，歎息著搖搖頭，心想牡丹亭全篇才是妙文，這段單提出來，美則美矣，無前後文對照，總是欠缺了些精氣神隻是他如今忙於點卯經商談戀愛，連郊遊都是擠的兩日，哪有時間去整去，看來這先進文化的傳播

工作，確實是很有難度的。

“太慘了點兒吧。”一直默不作聲的葉靈兒反應略顯遲鈍了些，直到此時才品出句中真滋味，悲悲戚戚說道。

忽然範若若麵色一變，想到這詞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，在石頭記裏已經出現過，林黛玉行的酒令。若桑文將這詞滿京唱去，豈不是馬上就會讓人知道，石頭記是哥哥寫的？但她看著範閑似乎忘了此事，私心深處也想著哥哥再搏大名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將這事掩去不提

郊遊很圓滿的結束，大家都得到了來前想要的東西。葉靈兒得到了一些“小手段”，桑文得到了範閑的詞，範思轍得到了一肚子烤魚烤肉，大寶哥哥最後拉了匹馬回了相府，範若若得了兩天清雅景致清心怡情，林婉兒得到與兄長親近的機會，範閑得到的最多，卻不能說。

如果就這樣結束，就會皆大歡喜。但當範閑聽到王啟年的報告後，皺起了眉頭，他實在沒有料到事情會這般湊巧。

太子要來！

...

“撤！”

聽說太子今天要來避暑莊，範閑二話不說，吩咐王啟年安排自己這一大隊人撤退回京。開玩笑，堂堂一國儲君要來消夏，難道自己還敢和他爭地盤兒？更何況自己範家一直被人歸在二皇子派，宰相又和東宮決裂，監察院死抱著陛下大腿，範閑身後的勢力雖大，卻全是太子最討厭的目標。如果兩方真的狹路相逢，就算範閑身邊有位“假郡主”外加葉範兩家小姐，太子真要羞辱自己一番，自己也沒處找人評理去。

皇帝陛下在流晶河畔的青竹茶肆裏說過，小範閑在京中應該能過得舒心。但太子殿下估計很不喜歡小範閑舒心，人家父子之間意見如果有了分歧，範閑可沒有那種自負，認為皇帝會為了區區一個大臣的兒子出頭對付自己的兒子。

所以他要撤，撤得幹乾淨淨，利利落落，不給太子見到自己的機會，不給太子羞辱自己的機會，同時，也是為了不給自己被羞辱後，萬一忍不住將太子揍一頓，犯下逆天之罪的機會。

瀟瀟灑灑來，卻要惶惶然撤走，範閑的心裏也不是滋味。而林婉兒更是皺眉有些不樂，心想承乾哥哥又不是老虎，怎麼自家夫君會怕成這樣。葉靈兒也有些重新瞧不起畏懼權貴的範閑，心想太子又如何？當年小時候陛下將他送到葉家練武的時候，自己不一樣也是揍過的。

範閑畢竟隻是個八品協律郎，區區司南伯的私生子，哪裏像這兩位姑娘家從小出入宮闈不禁，看慣了人世間最頂尖的人物。而且他的思慮總比這些女孩子要成熟許多，知道這事兒有些敏感。

正因為他安排得快，所以當太子的隊伍快要到避暑莊的時候，範閑這拔隊伍已經上了官道，兩邊擦身而過。

正此時，一聲鑼鼓響，就像戲台子要開唱一般，太子的車隊停了下來，有大內侍衛讓範閑這邊也停了下來。範閑掀開車簾，麵無表情地看了過去，隻見了明黃色的車駕之上，本國儲君日後全天下權力最大的那個十八歲男子，正有氣無力地對自己身後的馬車在說些什麼。

太子李承乾，五官倒是挺清俊，隻是感覺氣色不大好，麵色有些發白，唇角微微有些發烏。他今日來避暑山莊消夏，沒有想到路上居然看見婉兒妹妹和葉家的那個姑娘，都是打小一起長大的夥伴，所以停下來閑敘幾句。

知道婉兒妹妹昨天在避暑莊過的夜，李承乾心痛說道：“你也不愛惜一下自己的身子，禦醫說過，你這病最怕風寒。”

葉靈兒在旁邊笑著夾話道：“林姐姐可不擔心這些，如今身邊可是跟著位名醫。”林婉兒皺眉看了葉靈兒一眼，笑著解釋道：“早就入夏了，哪裏會染什麼風寒。”

但卻沒有把話岔過去，太子對葉靈兒的話好生好奇，細細一問，才知道原來有麵那輛馬車裏麵竟然坐得是婉兒妹妹格來的夫婿，大感吃驚，說道：“就是範家那個打黑拳的？最近可是出名的人物，趕緊讓他過來讓本宮瞧瞧。”

“算了吧，殿下別嚇著他了。”林婉兒有些為難地說道。

太子皺眉道：“天子家也有幾個窮親戚，日後你們成婚了，他也算是我妹夫，見上一麵又怕什麼？再說了，過些日子父皇總是要召他進宮，拜見宮裏的那些娘娘們。”他頓了頓，又說道：“而且馬上朝廷有職司要交給他做，難道他還

想躲著不見人？”

這話就說得極重了，兩隊馬車間頓時安靜了下來。

“拜見太子殿下。”一個聲音打破了平靜，範閑不知何時已經來到了太子車駕之前，笑咪咪地躬身一禮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